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馮培

謄録監生臣宋允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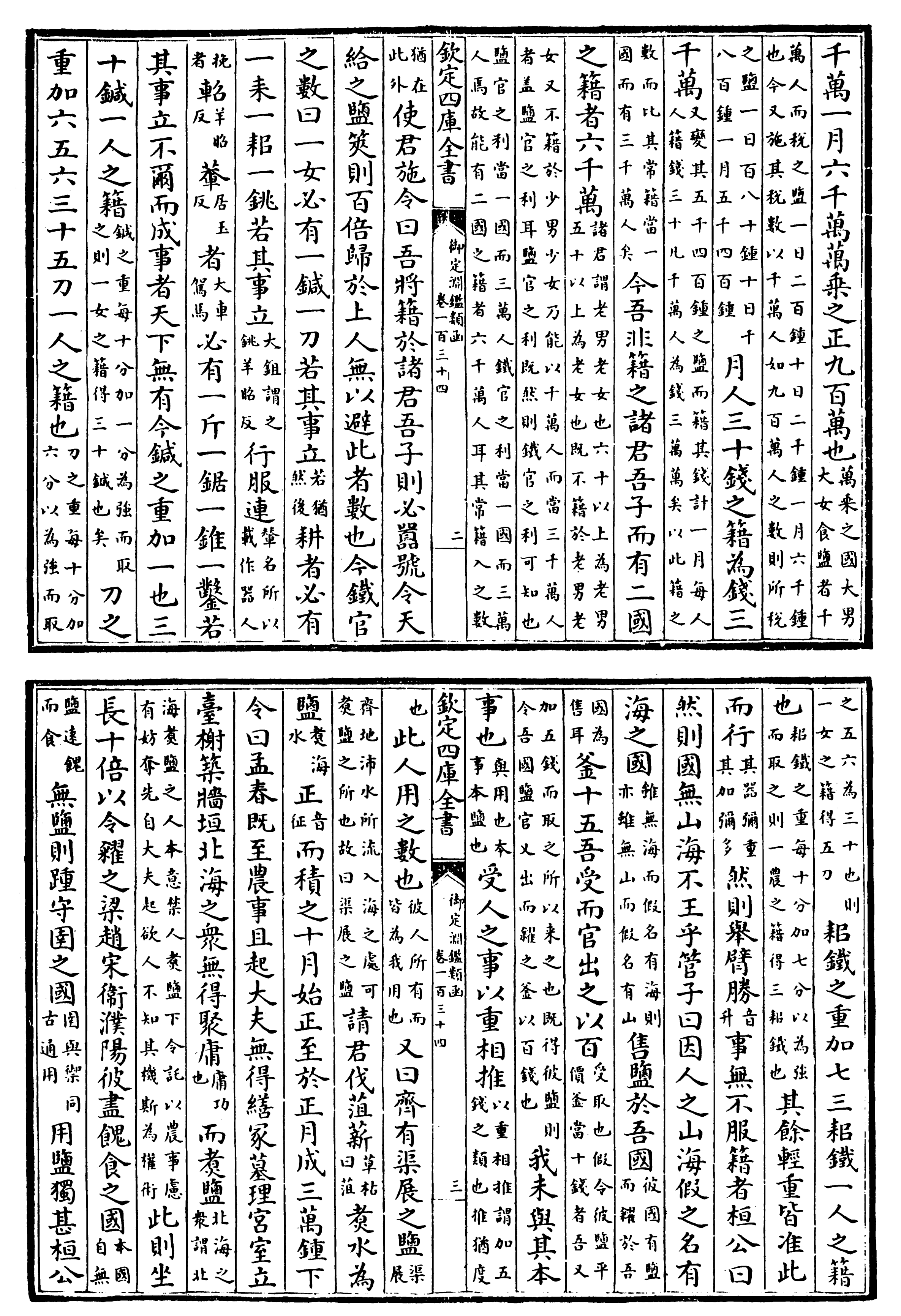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政術部十三 鹽鐵 榷酤 增榷茶 算緡 關市征 雜税 山澤税附 貢獻 關貢 訴貢賦附

鹽鐵

原管子曰海王之國海王者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謹正鹽筴正税也音征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

二升少半吾子猶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歷也歷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絫為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分強半強也今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為強而取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謂之強升加一強釜百也升加二強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六斛四斗是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開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為二百鍾十日二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為錢三萬萬矣以此籍之數而比其常籍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六十以上為老男五十以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少男少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焉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人耳其常籍入之數

猶在此外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令天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令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若猶然後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大鉏謂之銚羊昭反行服連輂名所以載作器人挽者軺羊昭反輂居玉反者大車駕馬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令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為強而取之則一女之籍得三十鍼也矣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強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耜鐵之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以為強而取之則一農之籍得三耜鐵也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音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售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糶於吾國為售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糶之釜以百錢也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事本鹽也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相推謂加五錢之類也推猶度

也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用也又曰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煑鹽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煑水為鹽煑海水正音征而積之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也而煑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煑鹽之人本意禁人煑鹽下令託以農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此則坐長十倍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餽食之國本國自無鹽遠餽而食無鹽則踵守圉之國圉與禦同古通用用鹽獨甚桓公

乃使羅之得成金萬斤　漢孝武中年大興征伐財用匱竭於是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煑鹽官與牢盆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牢盆煑鹽盆也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若人執倉庫之管籥以致富羨羨饒也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釱左趾釱音徒故反足鉗也沒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鑄計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舉皆也普天之

下皆行之作官府（主煑鑄及出納）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卜式為御史大夫（元鼎六年）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鐵器苦惡（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恱又董仲舒説上曰令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人必病之孝昭元始六年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曰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無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桑弘羊難（詰難議者之言）以為此國

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定邊足用之本往者豪強之家得管山海之利采石鼓鑄煮鹽一家聚或至千餘人大抵盡流放之人遠去鄉里棄墳墓依倚大家相聚深山窮澤之中成姦偽之業家人有寶器尚猶柙而藏之况天地之山海乎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乏以成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羣聚私門

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姦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人庶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内是以王者不蓄下藏於人遠爭利務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鑪工商之事歐治之任何姦之能成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墻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賤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

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懷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倨勾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人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

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税國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知地盡西河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積蓄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来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為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

李悔實多者来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
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
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聊生
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構
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
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内鐵奏可於是
利復流下庶人休息孝元時嘗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
後漢明帝時尚書張林上言鹽鐵食之急者雖貴人

不得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餘萬家荆州今襄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来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隷校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煑海鹽稅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強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悋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煑鹽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

竈四百五十二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盬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盬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　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

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夫煑海為鹽採山鑄金伐木為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寬調斂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

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興利
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寛大之令蠲
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充湯
水旱無足虞也明皇令宰臣議其可不咸以鹽鐵之利
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户部侍郎強循俱攝
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内鹽鐵之課二十五
年倉部格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
種之課収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収一萬石仍差官人

檢校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横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九百石以上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縣等十州鹽井總九千所每年課

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為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戶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鹽各置鹽司節級榷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並杜氏通典

增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

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
免雜徭盜鬻者論法及琦為諸州榷鹽鐵使盡榷天下
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自兵起流庸
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
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
擾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糶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
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
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暵旱則土溜

墳乃隨時為令遣吏曉導倍於勸農吳越揚楚鹽廪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漣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太昌侯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捕私鹽者姦盜為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埭以邀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禄俸皆仰給焉貞元

四年淮西節度使陳少游奏加民賦自此江淮鹽每斤亦增二百為錢三百一十其後復增六十河中兩池鹽每斗為錢三百七十江淮豪賈射利或時倍之官收不能過半民起怨矣劉晏鹽法既成商人納捐以代鹽利者每緡加錢二百以備將士春服包佶為汴東水陸運兩稅鹽鐵使許以漆器瑇瑁綾綺代鹽價雖不可用者亦高估而售之廣虛數以罔上亭戶冒法私鬻不絕巡捕之卒遍於州縣鹽估益貴商人乘時射利遠鄉貧民

困髙估至有淡食者廵吏既多官冗傷財當時病之其後軍費日増鹽價寖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糴犯法未嘗少息順宗時始減江淮鹽價其後鹽鐵使李錡盛貢獻以固寵朝廷大臣皆餌以厚貨鹽鐵之利積於私室而國用耗屈榷鹽法大壞多為虚估率千錢不滿百三十而已兵部侍郎李巽為使以鹽利皆為度支物無虚估天下糶鹽税茶其羸六百六十五萬緡初歲之利如劉晏之季年其後則三倍晏時矣貞元二十一年

停鹽鐵使月進舊鹽鐵錢總悉入正庫以助給費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玩時新物充進獻以求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餘而給入益少又貞元末逐月有獻謂之月進及是而罷　穆宗時田弘正舉魏博歸朝廷乃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兵部侍郎韓愈條奏謂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

賒貸徐還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有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土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四民僧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

為此數色人等官未糶鹽之時從来糴鹽而食不待官
自糶然後食鹽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
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
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平叔議遂不
行　後唐天成元年敕諸州府百姓合散蠶鹽二月内
一度俵散依夏稅限納錢　後唐長興二年敕今後不
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置造諸道監
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熟鐵并器物雜使熟鐵亦

任百姓自練賣鐵場官并鋪戶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祗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分五文隨二稅送納　周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鹽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分蓋旱濕之地易爲刮鹽煎造豈惟違我権法蕉又污我好鹽况末鹽煎煉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以西十餘州皆食顆鹽種者曰顆鹽出解州煑者曰末鹽出

瀕海　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爲畦夫

悉蠲其他役每歲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
罷官廪給之以給本州及三京京東之濟兖曹濮單鄆
州廣濟軍京西之滑鄭陳潁汝許孟州陝西之河中府
陝虢州慶成軍河東之晉絳慈隰州淮南之宿亳州河
北之懐州及澶州諸縣之在河南者末鹽煮海則楚州
鹽城監通州豐利監泰州海陵監以給本州及淮南江
寧兩浙荆湖等軍杭州秀州有場明州昌國東西監温
州天富南北監台州黄巖監福州長清場廣東東莞静

安等十三場大率煑海有亭戶鹽丁鬻於官或折租税亦有役軍士定課煑者又有煑井者益州等路各有監監則官掌井則土民幹鬻如數輸課聽往旁境販賣唯不得出川峽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鹽得利微而為害博兩池積鹽為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通商平估以售可寛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榷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鹽兩池自是商賈流行然税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

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絹償以池鹽由是羽毛
筋骨膠漆錢炭瓦木之屬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賈乘
時賕吏為姦至入椽木二估千錢給鹽一大席為鹽二
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
私無利朝廷知其敝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
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内地州軍民
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同
華耀河中陜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

以銜前主之自禁榷之後量民之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糜費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闗内騷然雖得鹽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為虚估騰踊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帑藏愈虚太常博士范祥乃請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第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逺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估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為鹽三

十七萬五千大席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詔從之數年猾商貪賈無所侥倖關內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罕至則鹽直踊貴請得公私並貿而餘則禁止官鬻皆從之兩歲後畦戶以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為之官司旁沿侵剥為苦乃詔三歲一代嘗積逋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

追逮侵剥之擾東南鹽利視天下為最厚鹽之入官淮南福建斤為錢四兩浙杭秀為錢六温台明亦為錢四廣南為錢五其出視去鹽道里遠近而上下其估利有至十倍者先是天禧初募人入緡錢粟帛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乾興元年入錢貨京師總為緡錢一百四十萬會通泰鬻鹽歲損所在貯積無幾因罷入粟帛第令入錢久之積鹽復多明道二年叅知政事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

浙荆湖綱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

雜惡殆不可食吏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

運河淺涸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頓乏鹽食而淮南所積

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

亭戶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

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

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直予鹽可得

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

安撫江淮亦以䟽通鹽利為言詔議施行　宋初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於解池積錢於在京榷貨務積鈔於陜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解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舊制通行解鹽池甚寛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登時給與但輸頭子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甚至為良法崇寧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囊括四方之錢盡

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
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
天産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於時御府用度日廣課入
欲豐申嚴較季比之令至於鹽袋滲鹽莫不有禁州縣
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七年乃降御筆
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衆計口數及嬰孩廣數下
逮驢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歎卷從初令以利百姓三
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然有司不能將明帝意故比

較已罷而復用鈔劄既免而復行鹽囊增饒而復止民
力因以擾匱盜賊滋焉　宋初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
二百七十一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產鐵多民資以為用
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榷而鬻之於是戶部言詳度官
制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苗脈微者令民出息承買
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文獻通考）　金濵海
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頻路食海鹽臨潢
之北有大鹽濼烏庫哩舒嚕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

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法立官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救獘而已世宗還自南京謂宰臣曰朕聞遼東凡人家食鹽但無引目者即以私治罪夫細民徐買食之何由有引目可止令散辦或詢諸民從其所欲因為之罷北京遼東鹽使司元之立國初以酒醋鹽稅河泊金銀鐵冶六色取課於民歲收銀萬錠太宗庚寅年始行鹽法每鹽一引重四百斤其價銀一十兩世祖中統二年減銀為七兩至元

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鹽所入尤廣每引改為中統鈔九貫二十六年增為五十貫元貞丙申每引又增為六十五貫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間累增為一百五十貫凡偽造鹽引者皆誅籍其家産付告人充賞凡私鹽徒二年杖七十止籍没其家産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内以其半賞之行鹽各有郡邑犯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没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課難易各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顆鹽也有煮海

而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惟
四川之鹽出於井深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
難云世祖時朝廷經費鹽利居十之八而兩淮鹽獨當
天下之半法曰以壞以郝彬行戶部尚書省經理之彬
請度舟楫所通道里所均建六倉煮鹽於場運積之倉
歲首聽羣商於轉運司探倉籌定其所乃買券又定河
商江商市易之不如法者著為令世祖中統四年以禮
部尚書伊克紐爾領已括戶三千興煽鐵冶歲輸錢一

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輸官

河南隨處市鐵之家令仍舊鼓鑄十二年阿哈瑪特等以

軍興國用不足議復立都轉運司量增課程元額鼓鑄

鐵器官為局賣十九年立鐵冶總管府從綦公直言設

冶場於別十八里鼓鑄農器又有鐵冶提舉司凡鐵課

各省皆有之鐵每引二百斤無引私販者比私鹽減一

等凡私鐵農器鍋釜刀鎌斧杖及破壞生熟鐵器不在

禁限　明制辦鹽去處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兩浙都轉

運鹽使司山東都轉運鹽使司福建都轉運鹽使司河東都轉運鹽使司陜西鹽課司廣東鹽課提舉司四川鹽課提舉司雲南鹽課提舉司凡天下辦鹽去處每歲鹽課各有定額年終各該運司并鹽課提舉司將周歲辦過鹽課出給印信通關具本入遞奏繳其客商興販鹽貨各照行鹽地方發賣不許變亂合用引目各運司申報本部委官闗領本部將来文立案委官於内府印造督匠編號用印完備明立文案給付差來官収領其

各處有司凡有軍民客商中賣官鹽賣畢隨即將退引赴住賣官司依例繳納運司按季通類解部本部塗抹不用凡遇開中鹽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明白定奪召商中納宣宗五年令兩淮兩浙長蘆運司每歳額辦鹽課以十分為率八分給與守支客商二分另為收積在官候邊方急缺糧儲召中以所積見鹽人到即支謂之存積其八分年終挨次給守支客謂之常股凡中常股價輕存積價重武宗時南京浙江織

造太監王瓚崔果奏討長蘆運司鹽一萬二千引至南京變賣辦織造物料戶部司官李夢陽王宗文徐廷用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不當准鹽課織造文等執奏止與六千引上問內閣曰戶部何不全與對曰內官裝載官鹽中間夾帶數多沿途害人且壅滯商課先帝末年鋭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上不悅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內官壞了譬如十人中也須有三四個好人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上不得已從之

世宗嘉靖七年上敕戸部曰甘肅邊儲久缺其詳畫經久之策以聞胡世寧曰甘肅米價踊貴由壞祖宗籌邊之策耳永樂中邊儲悉藉鹽法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富商悉聚邊鄙自行耕墾樹藝蕪築堡聚所以兵強食足天順成化中變其良法輸金戸部商賈不復在邊芻粟悉資輓運轉販艱難益以饑荒價遂騰踊今米一石價至五兩兵民枵腹殭殍載道宜復鹽法以紓邊困霍韜亦云宜復鈔法以存竈戸輕引銀以來商賈上嘉

納之科臣鄢鋆請革餘鹽先是鹽法開中有常股需次支掣者有存積以俟不時之需者皆就邊輸納而掣鬻於運司復有餘鹽則就運司輸價而兼運以鬻者也商人便於運司且利其夾帶于是存積之法廢而邊儲匱矣至是部議特設都御史總理故鄢鋆上言官不必設而餘鹽宜革上曰壞法始於餘鹽即革之以復祖宗良法至二十一年部臣請復餘鹽以資邊用自是餘鹽復行按國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中故邊方粟

豆無甚貴之時至是戶部尚書葉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淇然之內閣徐溥淇同年最厚淇遂奏淮商引鹽悉輸銀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銀積至一百萬餘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其壞舊法也商人赴邊開中之法既廢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踊邊儲自此貧於內帑而國匱民貧日難整理矣

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礬鐵水銀銅錫有常額武宗時令廣東鐵稅置廠於省城外鹽課司正提舉專管鹽課副提舉專管鐵課其行鐵地方但有走稅夾帶等弊俱照鹽法事例

榷酤一

原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人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木為榷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榷彴音酌 孝昭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斡謂主領也音管

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也）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令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

讐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三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截酢漿也截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

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之

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歷六年二月量

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杜氏通典）增貞元二年復禁京城畿縣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其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按昔人舉杜子美詩以為唐酒價每斗為錢三百今榷百五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會昌六年敕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限揚州陳許汴州襄州河東五處榷麴浙東浙西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闌禁止私酤官

司過為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今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身並不得追擾　梁開平三年敕聽諸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天成三年敕聽諸道州府鄉村人戶自今年七月後於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村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　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內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閭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初漢時犯私麴

者並棄市周祖始令至五斤死建隆二年以周法太峻令民犯私麴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麴者減造者罪之半三年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三十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斗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鄉閭一百斤以上私酒入禁地二

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輕而犯者鮮矣建炎以来朝野雜録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收淨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户撲買坊場才百二十七萬而已蓋自紹興初概增五分之後坊場敗闕者衆故也

初東遼之地未有搉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

金熙宗天會三年始命搉酤官以周歲為滿世宗大定三年省奏中都酒户多逃

以故課額愈虧上曰此官不嚴禁私釀所致也命設軍百人隸兵馬司同酒使副合千人巡察雖權要家亦許搜索奴婢犯禁杖其主百　元之有酒醋課自太宗始太宗辛卯年立酒醋務坊場官榷酤辦課仍以各州縣長官充提點官隸徵收課稅所其課額驗民戶多寡定之甲午年頒酒麴醋貨條禁世祖二十一年盧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價高而味薄以致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酤賣向之歲課一月可辦從之八月罷榷酤

初民間聽自造酒每米一石得息鈔一十貫增舊十倍至是罷榷聽民自造但增課鈔一貫為五貫　明太祖洪武二年令凡諸色人等蹋造酒麴貨賣者須赴務投稅方許貨賣違者並依匿稅科斷其自行造酒家買用麴貨不在投稅之限如賣酒之家自無麴貨者須收買曾經投稅麴貨造酒貨賣依例辦納酒課若係自行造麴者其麴亦赴務投稅續文獻通考

榷酤二

原文學請罷 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酤賢良對策請罷榷酤 丞相奏罷 昭帝時田
千秋 王莽計分利 詳通典 趙王使為賈 史記趙王彭祖使使即縣為賈
人榷會入多於租稅以是趙多金錢注伊會兩家買賣之價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為之白帖 增官
販苦酒 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曰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苦酒蓋醋也 畝納
麴錢 五代後唐敕於秋苗田上每畝納麴錢五文一任百姓造麴醞酒詳前 祠部添酒
錢 戶部謂王祠部一文添酒錢慶歷閒王琪請添鹽酒課錢 耶律釋私醞 遼耶律制心守
上京有捕獲私醞者制心一飲盡笈而不治續文獻通考 原奪利於民 斂怨於
下 陳魯匡之謀 収榮公之利 雖利在其中 而

斂歸其下白帖　增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醖之利　鄉村貧弱之戶例納配率之錢　法禁愈密籠取遺利月比歲增無有藝極文獻通考

榷茶

增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戶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

及茶山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充所放兩税其明年已後所得税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税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税自此始然税無虚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税茶錢拯贍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榷茶皆始于貞元間矣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税

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戶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文宗時王涯為相判二使復置榷茶自領之使從民茶樹於官場焚其舊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為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納榷加價而已李石為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置邸以收稅謂之搨地錢故私販益起

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釐革橫税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又正税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委彊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廬壽淮南界内布置把提曉諭招收量加半税給陳首帖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税者無失利之欺從之　宋乾德五年初榷江淮湖淅福建路茶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為禁地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

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秉時射利望嚴禁之謂乾德榷法也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糧草算請以省餽運一則榷務入納金銀錢帛算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賈而虛估加擡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無過李諮林特二法大槩以折茶商及便邊民特以實銀

算茶諮祖劉式之意使自就山園買茶而茶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擡法嘉祐四年一切弛禁自此茶不為民害者六七十載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嘉祐三年始命韓絳陳升之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議弛茶禁詔曰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唐建中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時閒比来為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官受濫惡之入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

所不忍是於江湖之間幅𢄙數千里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徃就問之驩然皆願弛其禁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條析其狀朕猶若憮然又於歲輸裁減其課使得饒阜以相為生剗去禁條俾通商利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常經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縁而為姦之黨妄陳議奏以惑有司必寘明刑無或有貸一本云四年二月己巳詔聞江淮茶禁聽民自賣通商收税罷十三山場六榷務歲輸不過三十三萬有竒謂之茶租錢以歲課均

賦於茶戶崇寧以後歲入至二百萬緡視嘉祐五倍矣政和元年正月始創引法置都茶場歲收四百餘萬緡中興循其法玉海

金世宗大定間更定香茶罪賞格章宗時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啜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絲絹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販賣及饋獻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宣宗時制親王公主及見

任五品以上官素蓄者聽存禁不得賣餽餘人並禁之
犯者徒五年告者賞寶泉一萬貫　元之茶課大率因
宋之舊而為之制世祖至元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
以三分取一十七年置榷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淮
荊湖福建之稅而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
四錢五分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每茶商貨茶必令賫
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由以給賣零茶者
　明初招商中茶上引五千斤中引四千斤下引三千

斤每七斤蒸曬一篦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
茶給賣每上引仍給附茶一百篦中引八十篦下引六
十篦名曰酬勞經過地方責令掌印官盤驗佐貳官催
運若陝之漢中川之夔保私茶之禁甚嚴凡中茶有引
由出茶地方有稅貯放有茶倉廵茶有御史分理有茶
馬司茶課司驗茶有批驗所洪武初制官給茶引付産
茶府州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給引方許出境
貨鬻每引照茶一百斤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别置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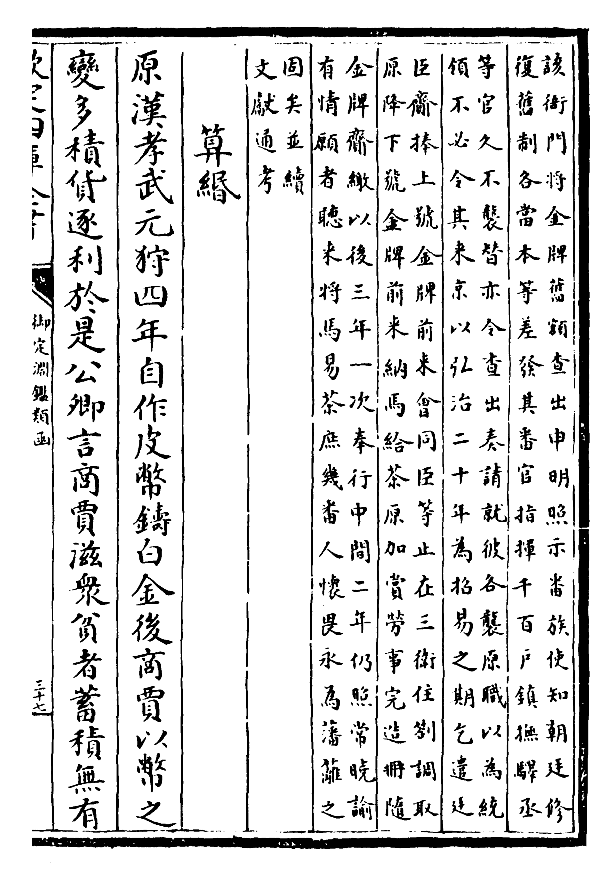
帖付之仍量地遠近定以程限於經過地方執照若茶無由引及茶引相離者聽人告捕其有茶不相當或有餘茶者並聽拿問賣茶畢即以原給引由赴住賣官司告繳洪武初令陝西洮州河州西寧各該茶馬司收貯官茶每一年一次差在京官選調邊軍齎捧金牌信符往附近番族將運去茶易馬二十二年定茶易上等馬每匹一百二十斤中等馬每匹七十斤下等馬每匹五十斤此易馬事例宣德十年准開中茶鹽許於四川成

都保寧等處官倉關支官茶每百斤與折耗茶十斤自備脚力運赴甘州支與淮浙官鹽八引運赴西寧與鹽六引弘治三年令陜西巡撫名商報中給引赴巡茶御史挂號於產茶地方收買茶斤赴原定茶馬司以十分為率六分聽其貨賣四分驗收入官嘉靖十三年令開茶之期商人報中每嵗至八十萬斤而止不許開中太濫致壞茶法此開中事例楊士奇茶法議曰茶之出入資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常州浙江杭州三府令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

茶商路引聽其冒名閒報或將引由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相貿易如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難矣又如南直隸之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寶慶長沙荊州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寧府俱係產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人為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令却令茶商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窵遠往返不便欲其一一遵依不作前弊亦難矣

楊一清請復金牌疏畧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諭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僧其國師禪師各齎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皇上恩威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皆北面稽首稱不敢違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略度越前代自唐世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乃有以茶易馬之制所謂以摘山之利而易

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即納而酬以茶斤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指撥地方安置授之官秩聯絡相承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價使知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且如一背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羈縻之皆數萬甲兵矣此制西番以控北敵之上策前代略之而我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將意外之憂或從此生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如洮河西寧三衛番族金牌四十一面該納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一號在內府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齎捧收馬給茶後因邊方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逃不相通誠恐數十年之後雖近番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乞敕



該衛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照示番族使知朝廷修復舊制各當本等差發其番官指揮千百户鎮撫驛丞等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為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二十年為招易之期乞遣廷臣齎捧上號金牌前來會同臣等止在三衛住劄調取原降下號金牌前來納馬給茶原加賞勞事完造冊隨金牌齎繳以後三年一次奉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情願者聽來將馬易茶庶幾番人懷畏永為藩籬之固矣並續文獻通考

算緡

原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

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詩云維絲伊緡軺小車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貰賒也貸假與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隠度也各隠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者皆出一算也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軺車皆令出一算也商賈人軺車二算商賈人有軺車又使多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入緡錢

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理匿緡獄少有反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分曹言曹輩而出為使也往往即理郡國緡錢就其所在而理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

賈中家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即就也比謂比者沒入也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雜置官員分掌徙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於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依此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勸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緡之類杜氏通典　漢以後算緡附見關市征及雜稅內

關市征一

增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有災害物貴市不稅

為民困乏也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於帛府布帛也鄭司農云絘布列肆之税布杜子春云總當為傯謂無肆立持者之税也總布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税也質布者質人之所罰犯質劑者之泉也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也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税

漢高祖約法省禁量吏祿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武帝元光六年初算商賈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税出入者以給關吏卒食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

商能採金銀銅鐵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衆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按莽之法既榷商賈之貨而取其十一又效商賈之為而官自買賣

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

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並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歛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時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黄門侍郎顔之推奏請立關市邸舍之稅開府鄧長顒賛成之後主大悦於是以其所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

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而有司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不知軍國益擾帑藏愈空何則關為詰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庶幾人免憂懼　德宗時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稅二十　開成二年武寧軍節度使薛元賞奏泗口稅場應是經過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絹等一切已上並稅今商量其雜稅物請停絕敕旨淮泗通津

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依元賞所奏並停其所置官司所由悉罷　宋自李重進平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知揚州樞密直學士杜韡監州稅止齋陳氏曰以朝臣監州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然是時初未以此置官也據太宗實錄上謂趙普等曰王仁贍縱吏為姦諸州場院皆隱沒官錢朕初即位悉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利入遂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雍熙三年始著於令監當使臣京朝官並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舉之遂為定員

關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彘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橐駝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所

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畀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税凡州縣皆置務關鎮或有馬太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税年額及三萬貫以上審官院選親民官臨莅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都押同掌之行者齎貨謂之過税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税每千錢出三十太宗淳化二年詔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征算之條當從寛簡宜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内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參酌裁減

以利細民又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揭榜頒行天下大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神宗熙寧七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閑要分等以撿捕獲失之數為賞罰既而以歲旱復有是命八年手詔問中書賈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利錢當輸否時有司創稅買物之入京者謂之市例錢以禄吏帝疑焉故問之哲

宗元祐八年商人載米入京糶者力勝稅權蠲 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無之弊法臣切為聖世病之何以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饑荒矣

高宗建炎元年詔京城久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又詔凡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灣浦量收海船稅又慮稅網太密詔減并一百三十四

處至於牛米柴麪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孝宗時詔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買撲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文獻通考　遼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峙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他州縣貨産貿遷之地置亦如之　金世宗大定二年罷諸路關稅止令譏察二十年定商稅法金銀百分取一諸物百分取三　元初未有定制太宗時始立徵收課稅所辦課程至元七年遂立三十分取一之

制二十年詔各路課程差廉幹官二員提調增羨者遷賞虧兊者倍償降黜二十六年從丞相僧格之請遂大增天下商税逮至天歷之際天下總入之數視至元七年所定之額盖不啻百倍云順帝至元三年立船戸提舉司十處提領二十處定船戸科差船一千料之上者歲納鈔六錠以下遞減

明宣宗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鄒縣臨清州濟寧州徐州淮安府揚州府上新河客商輳集去處設立鈔關差御史及戸部官照鈔

法例監收船料英宗正統六年罷上新河監收船鈔官十一年移鄒縣關鈔於河西務十二年令差主事二員於臨清淮安監收船料鈔景帝景泰元年鈔關俱差主事一年更代（是後主事差停不一或用各府委佐貳官一員每歲輪收）凡一應在外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有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內府有留各處其差官有巡視監收例名不一洪武二十三年令各處稅課司局商稅俱三十分稅一（按明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若

臨清杭州蕪榷商稅其所榷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備邊儲每歲或折本輸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三其收鈔有輕重差官有專攝亦有攝而復罷者

關市征二

原無索 月令孟夏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順陽氣敷縱不難物

不租 年不順成關梁不租

仲秋易 月令仲秋易關市來商旅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謂輕稅商也

孟冬謹 月令孟冬戒門閭修鍵閉謹關梁

市廛而不稅 市廛舍但稅其舍不稅其物也

關譏而不征 譏察而已不征稅也此般制

司關掌其征 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故有關市之征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

廛人入其斂 掌斂市布

而入於帛府並白帖

增用其中者

續文獻通考曰宋陳恕令三司吏各條茶法第為三等曰上者取利太深可行之商賈不可行之朝廷吾用其中者

榷利至矣

又王旦遣漕臣語之曰朝廷榷利至矣

增收一分

文獻通考曰政和間漕臣劉既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而一分增收稅錢窠名自此起

減四之一

續文獻通考曰元耶律楚材奏薦張奐為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應訪使奐將行言於楚材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況河南兵荒之後遺民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假以歲月使得撫摩瘡痍以為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楚材善之奐既至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錢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奐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為之耶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

苟搽斡之無遺 則歎愁之寧

免　漢算緡錢下逮末作之人　唐為官市害及衛樵之夫宋劉克莊進言

雜税一

原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始税商賈船車令出算也太初四年冬行幸回中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税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

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屬也）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冦大募天下因徒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

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蜀李雄薄賦其人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賨因為名焉賨

之名皆失其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供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齊武帝時王敬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河海人無士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斂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

上本不入官良曰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頂反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湮散害人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北齊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

何足為也　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　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隨月收計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突克復之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銑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充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計多失業矣上元中敕江淮堰塘商旅牽船過處准斛斗納錢謂之埭程大歷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分　貞元九

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税一杜氏通典　增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没民物耗斁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訾蓄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税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税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悦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度支杜佑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杜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

得八十萬緡又取僦櫃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為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為間上間錢二千中間錢一千下間錢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匿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

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其法旣行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讟滿天下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爾商戶僦質不稅爾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鐵之稅皆罷榷錢之事唯唐有之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

錢以番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十五年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廛肆之人茍得無耻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田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戸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牽挽乾元元

年敕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雇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别設皆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户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傜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虚契子孫相承為之嘗有毆人破首詣閑廐使納利錢受牒貸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户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毁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　宋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節度使依

故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頗隳廢乞舉行之故也開寶三年令買撲坊務者收抵當買撲始見此至淳化中而買撲酬獎之法次第舉矣買撲之利歸於大戶酬獎之利歸於役人州縣坐取其羸以佐經費以其剩數上供此其大畧也自熙寧悉罷買撲酬獎之法官自名買實封投狀者價最高者得之而舊章舉廢矣元豐二年三司言人戶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

增收錢並合入三司帳而司農寺謂官監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司乞留以助募役兼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失此錢恐不能繼爭辯久之乃從司農之請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汴州縣創增鎖柵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牀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圖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

給公帑不啻二十餘萬緡且慮朝廷封樁寖為廚傳之費請考元豐舊制詳議行之詔令戸部以所用封樁及坊場錢數申尚書省坊場即墟市也商税酒税皆出焉税契始於東晉歷代因之宋開寳二年始收民印契錢令民典賣田宅輸錢印契徽宗崇寧三年敕諸縣典賣牛畜契書并税租鈔旁等印賣田宅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墨等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孝宗時敕令所進呈重修淳熙法上親筆圈記人戸內驢騾馬

船契書收税諭輔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删去恐後世有算及舟車之言又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契輸税錢其意不徒利也慮髙貲之家兼并日增下戶日益朘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為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經總制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廢於靖康而建炎復之紹興初孟庾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為夥

不敢一旦暴歛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上在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戸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税錢頭子賣契等錢歛之於細而積之甚衆求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并之家無傷於下戸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官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遽罷欲望博

延羣議更加討論且亨伯為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昨来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荆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況邊事未寧茍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與其暴斂於倉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戸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者令東西八路州軍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

拘收李終起發月樁錢始於紹興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板帳錢亦軍興後所創也嘉定十六年兩浙運判耿秉言二浙近日州縣見闕至無人願就蓋今縣邑之所苦者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赴不及計無

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
收縻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
其入索到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卑幼亡僧
絶戶不候覈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
勒填納遠債之難索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
私納之為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賒酒不
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
細及於盤合奩具今年之賦稅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

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賣紙稅醬下拳錢之類殆不可以徧舉無非違法州郡利其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邑宰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爾且是法創立經隔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戶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為中制庶幾仰副聖天子惠養斯民之意從之文獻通考

金制租稅之外算其

田園屋舍車馬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
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需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
錢名目細瑣不可殫述又有牛頭稅即牛具稅猛安謀
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耒牛三頭為一具限
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畆有竒歲輸粟大約不過一
石官民占田無過四十具世宗大定末苦錢幣不通以
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者滯於下所以不
通海陵軍興為一切之賦有菜園房稅養馬等錢大定

初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宜悉罷去上從之章宗二十二年詔民間買賣金銀懷孟諸路竹貨江淮以南魚利皆弛其禁二十六年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綿提舉司責民歲輸木綿十萬匹以都提舉司總之

元額外課凡三十有二曰歷日曰契本曰河泊曰山場曰窰冶曰房地租曰門攤曰池塘曰蒲葦曰食羊曰荻葦曰煤炭曰撞岸曰山查曰麴曰魚曰漆曰酵曰山澤曰蕩曰柳曰牙例曰乳牛曰抽分曰蒲曰魚苗

曰柴曰羊皮曰磁曰竹葦曰薑曰白藥其歲入之數唯

天歷元年可考　明制府州縣稅課司局河泊所歲辦

商稅魚課并引由契本等項課程巳有定額其辦課衙

門所辦錢鈔金銀布絹等物不動原封年終具文分豁

存留起解數目赴所管州縣轉解藩司藩司通類委官

起解至京凡買賣田宅頭匹赴務投稅洪武初京城置

塌房及六畜場停積商客貨物聽其兩平交易革罷官

私牙行但收免牙錢一分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龍江大

勝港俱設立抽分竹木局有三分取一者有三十分取一者有十分取二者成祖永樂六年設通州白河盧溝通積廣積抽分五局白河抽分竹木局嘉靖時裁革憲宗成化六年令每處差主事給事中御史各一員按季更換英宗正統元年設真定税課司帶管木植從滹沱河運至通州抽分其後本府坐委通判一員監督税課司抽分後差太監一員往真定會同本府委官抽分成化七年設杭州荆州太平抽分三廠又有保定抽分英宗時設蘭州抽分宣宗時設漁課事

例每歲南京戸科編印勘合皆以河字為號戸部發各該衙門收掌各記收魚課米鈔若干年終送繳各省直河泊衙門累朝建革不一其已革衙門魚課或歸并附近河泊所歲辦不缺續文獻通考

雜稅二

原徵羽翮羽人以時徵羽翮之征於山澤之農以當邦之政令徵齒角角人掌徵齒角骨物於山澤之農一曰山林周禮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一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不稅童枯山澤童枯

則不稅其利蒲魚周禮謂水澤之利也年不順成山澤列而不賦注列遮列也雖不賦尚禁止禮記魚不加租宣帝時欲增海租三倍蕭望之奏言比加海租魚不出武帝時縣官嘗自漁而不加租帝不聽之有司收水澤之賦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謂蜃蛤蒲葦之屬寄民幹山海之貨食貨志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之貨注幹謂主領之以致富羨利佃人也白帖增掌少府文獻通考曰漢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傚占虞衡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果丞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假貧民又曰後漢和帝時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得恣採捕不收其稅載師漆林之征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

而五山川租稅之入漢制詳關市征內弛江湖陂塘之禁文獻通考曰五代時淮南江浙荆湖廣南福建當僭偽之時應江湖及池潭陂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戶占賣輸課或官遣吏主持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理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今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弛山場河泊之禁續文獻通考曰元成宗武宗屢弛山場河泊蘆蕩之禁

貢獻一

原廣雅曰貢稅也上也鄭玄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鄭玄注獻進也又曰獻禽以祭社鄭玄

注獻致也屬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毛詩箋云獻奉也

案尚書禹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於篚而進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故兗州厥貢漆絲地宜漆林又宜桑也青州厥貢鹽絺細葛海物惟錯雜也非一種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怪石石之似玉者岱出五物貢徐州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使各割其方土色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白取潔黃取王者覆四方羽畎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名嶧陽孤桐嶧山陽特生桐中琴瑟泗濱浮磬泗水涯中見石可以為磬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厥貢惟金三

品金銀銅瑶琨美玉篠簜篠竹箭齒革羽毛惟木荊州厥貢羽
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柘也栝柏柏葉松身曰栝礪砥砥細於礪皆磨石
砮砮石中矢鏃丹惟箘簵楛美竹也中矢幹包匭菁茅菁以為菹茅以縮酒豫
州厥貢漆枲絺紵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
織皮雍州厥貢球琳琅玕石似珠兗州厥篚織文錦綺之屬篚盛
之為貢也青州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絃徐州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
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也揚州厥篚織貝織細紵貝水物鄭玄云貝錦荊
州厥篚玄纁璣組豫州厥篚纖纊揚州錫貢厥包橘柚

小曰橘大曰柚豫州錫貢磬錯治玉石曰磬錯荊州納錫大龜尺二寸曰大龜出九江是也又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嬪或為賓皮帛之屬鄭玄謂貢絲枲也三曰器貢宗廟玉器玄謂器者銀鏤金磬四曰幣貢繡帛也玄謂玉帛皮幣五曰材貢竹木之材六曰貨貢金珠龜貝七曰服貢祭服絺綌八曰斿貢毛羽之屬九曰物貢謂九州之外各以所産之物為贄若肅愼貢楛矢之類是也獻者謂貢篚錫貢之外所進奉者也禮記曰獻車者執綏獻馬者執靮獻人虜者操右袂執琴瑟者上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執其末此其

制也

貢獻二

原紈牛　文馬　周書成王時西戎貢獻卜盧紈牛紈牛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卜盧盧之西北戎今盧水是也　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

江龜　海貝　上詳叙事　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魚革珍珠大貝鄭注所貢物也貝古以為貨

青帶　白環　魚豢魏略曰漢陽嘉三年疏勒國王獻西海青石帶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西王母慕舜德來獻白環及玦并貢益地圖

火鼠　氷蠶　魏志景初二年二月西域獻火浣布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白

色以水逐而沃之乃死取緝其毛織以為布拾遺記曰氷蠶長七寸有鱗甲以霜雪覆之然後為繭其色五采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燎唐堯世海人獻之以為黼黻

蔗一節　梨三箱

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縣土壤肥沃偏宜甘蔗味及采色餘縣所出無一節數十碎郡以獻御　魏武帝嘗為兗州牧上書曰山陽郡美梨謹獻甘梨三箱

丹砂　玄玉

周書曰成王時四夷來貢卜盧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　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諸蠻龜陰谷玄玉鄭玄注所貢之物

白鷴　丹鵲

西京雜記曰閩越王獻高祖白鷴各一雙高祖大悅厚報使者　拾遺記曰塗修國獻青鳥丹鵲各一雄一雌

然芳苡　置蔓苔

郭子橫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招仙閣於閣上然芳苡燈此草形如麻芥盧國來獻　拾遺記曰晉惠帝時祖梁國貢蔓苔色如金熒叢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瀾

之上如火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燭滿室名夜明苔

桴苡

荃蘼　周書成王時康人獻桴苡者其實食之宜子孔晁注曰康人亦西戎之別食芣苡即有身　洞冥記曰光和元年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亦名春蕪一根而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堅密如冰紈也握之一片滿宮皆香婦人帶之彌芬馥也

香橘

文瓜　楊孚異物志曰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有美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王逸荔枝賦曰大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

古黃馬

玆白牛　周書曰成王時犬戎獻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金名曰古黃之乘孔晁注曰犬戎西戎之遠者　又成王時大夏獻玆白牛玆白牛野獸也牛形而象齒孔晁注曰大夏西北戎也

合枝李

同

心梨 西京雜記曰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異果有合枝李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獻同心梨

吉光裘 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獻吉光裘

昆吾劒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

紫玉壺 交州雜記曰太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水玉即水精也

青金鏡 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波祇國獻此青金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形初學記

增定國寶 **鏤金牀** 西陽雜俎曰唐代宗即位初楚州獻定國寶一十二乃詔監國詔曰上天降寶獻自楚州神明生歷數之符合璧定妖災之氣初楚州有尼真如忽有人接去天上天帝言下方有災令以此寶鎮之其數十二楚州刺史崔侁表獻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辟人間兵疫二

曰玉雞毛白玉也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三曰穀璧白玉也如粟粒無雕鎸之跡王者得之五穀豐熟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所在處外國歸伏五闕名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二枚逾常珠徑一寸三分九曰玉玦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形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細如箸屈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形無孔諸寶置之日中白氣連天 案苑詳注曰洪武甲辰春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即命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牀工巧若此其餘可知侍臣曰未冨而驕未貴而侈此陳氏所以敗亡也

水精盆 珍珠傘

續文獻通考曰元憲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却之賚典亦以為言帝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舍利寶玩 狎忽大珠

又曰元成

宗元貞元年緬國獻舍利寶玩九年時賈胡有獻寶珠者議以六十萬錠酬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也舍之則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四麒麟　二獅子　又曰明宣宗宣德八年西南海外諸番國戎王或子弟各泛海數千萬里而來朝及貢麒麟獅象珠玉珍貝奇異之品麒麟凡四而出非一所　又憲宗成化辛丑西域以二獅子進遣中官往迎之先是西域撒馬兒罕既至嘉峪關遣人入奏乞賜大臣迎接職方郎中陸容禮部尚書周洪謨俱言不可事遂寢而遣中官迎焉

貢獻三

原天子班貢　左傳云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

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諸侯入貢　周禮小行人曰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三邦底貢　禹貢云惟箘簵楛三邦底貢三物皆出雲夢

五官致貢　曲禮鄭注云貢功也

任土作貢　禹貢孔安國注曰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任圃貢草　周禮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鄭注貢草木謂蔬果蓏之屬

獻其所有　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畢獻方物　書旅獒云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任貢物　周禮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制地貢　周禮大司徒云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法而待政令鄭玄注云制地貢謂九職所稅也

定

九州入貢棐漢書食貨志云禹平洪水定九州判土田各因遠近賦貢棐以九貢

致國用詳前貢獻各以其職來貢說苑云禹陂九澤通九道定九州各以其職來

貢不失厥宜各以其國遠物禮器云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云

其餘謂九州之外夷内金示和又云内金示和鄭注此所貢也加璧尊德又云

來帛加璧尊德也鄭注享所以贄也來獻其琛毛詩泮水篇云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注憬遠也琛寶也元龜長尺二寸賂遺也南謂荆揚來獻瓊玉竹書紀年夷王二年

蜀人呂人來獻瓊玉賓于河用介珪獻其白琯大戴禮云昔虞舜以大德嗣堯布功散德西王

母來獻其白琯粒食之民昭然明視獻常滿杯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胡獻夜光常滿杯杯容

三

獻千里馬 漢書賈捐之上書曰孝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

獻朱鬣馬 太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于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身駿馬朱鬣目如黃金項如鷄毛名曰雞斯之乘以獻商王

獻服牛 穆天子傳鵜韓獻服牛三百注服可服用者

獻良犬 又云獻良犬七十注良調習者

上翠羽 王褒雜章云伏聞今月吉辰立皇后謹貢翠羽瑇瑁甲上萬歲壽也

通天簪 又云吉日值辰誕聖生副奉通天簪二枚珠千八百貫

獻珥于齊王 韓子云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為夫人欲知王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為夫人又

國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不請立后昭魚因買五雙珥令其一善而獻之王明日視善珥所在請立之

獻璧于秦王 戰國策云張儀為秦破從連横説楚王楚王遣車百乘獻夜明之璧于秦王

三譯獻白雉 援神契云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踰宴食衣服有節則至又感精符云魯昭公時白雉銜環入

九真獻奇獸 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詔曰九真獻奇獸

屠耆獻名馬 東觀漢記光武紀建元十三年是時屠耆國獻名馬又劔直百金以賜騎士

燕人致梟騎 漢書高帝紀云北燕人致梟騎北貉國也張晏曰驍勇

西國獻靈膠 十洲記武帝幸北海祠恒山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時武帝幸上林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弦帝驚曰異物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蓋神

馬之類表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焦

胡王獻神香 十洲記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紫香一名驚精香一名震靈丸一名反生香一名震檀名一名人鳥精一名却死香一種六名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却活後元元年長安城内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

獻駭雞之犀 戰國策楚王獻駭雞之犀于秦

獻不死之藥 戰國策云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説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人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獻泰山旁邑 史記云濟北王以天子宜封禪上書乃獻其泰山旁邑

獻魚鹽之地 論衡

云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内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

楯鏤黃金獻吳 越記曰越勾踐作盾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似龍蛇行者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吳王大悅

銅生馬箠獻吳 吳會分地記曰夏山者勾踐於此山鑄銅不鑠埋之土生馬箠勾踐遣使取徒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為箠獻之於吳

唐叔得禾獻之天子 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

南夷奉茅獻於天子 案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之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茜茜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為之縮

赤烏之人獻女於天子 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亦獻好女於天子女聽女列為嬖

人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實玉之所在也

越飾美女獻於吳王 史記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旦使大夫種獻之於吳吳王悅之

正南以珠璣瑇瑁為獻　正西以龍角神龜為獻 汲冢周書伊尹受命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滿文身請令以魚文之鞞烏鰂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崙狗國鬼親枳已闒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北堂書鈔

貔皮 詩曰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羽扇 晉庾澤嘗以白羽扇獻帝嫌其非新反之劉劭云云

彝器 傳諸侯皆獻彝器於王晉獨無有何也叔

向曰與喪賓宴又求彝器非禮也

賓蒙 夷狄布貨

地貢 地以生物入貢

庭實旅百

獻藥 獻不死之藥詳書鈔

獻芹 列子曰昔有獻芹於鄉老嘗之若笑而退也

述職 漢詔曰諸侯納貢非為財帛所以述職

底貢 底致也

藝貢事 合諸侯藝貢事禮也藝法也

歸時事 韓宣子聘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事四時貢職宰旅冢宰之事也言貢獻于宰旅者不敢斥尊

珠還太守 後漢順帝詔桂陽太守文礱獻大珠以為希幸媚帝令還之

劔賜騎士 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劔劔賜騎士馬駕鼓車

府無虛月 魯之於晉職貢不乏府無虛月

史不絕書 文選棧山航海踰沙軼漢之貢史不絕書

諸侯常獻 高帝詔欲有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獻宜令諸侯常以十月朝獻郡

國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王府則有書民致遠物懷方氏掌
遠方之民貢致遠物官受方物傳諸侯官受方物有獻於尊凡於尊者有獻
而不敢以聞比謂獻辭有獻於公穎考叔各以地有周禮制其貢各以地
所有盡其土實土地所有貢獻無極亡可待也誅求無時恚索
斂賦以來會時事也疲敝郡國光武詔郡國所獻疲敝令大官勿受也奔騰險
阻桓帝時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貢之有時方物貢之
有時取之以道貢之無藝陳之藝極藝極法度入以歲時
賨布晉食貨志夷人輸賨布戶一匹遠者或一丈遠夷不課義米又曰田者輸義米戶三斛

遠者五斗米極遠者輸算錢八十二文

朝鮮馬 魏志濊國今朝鮮皆其地出果下馬漢時嘗獻之才高三尺以上

西旅獒 書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哀牢夷 鄭純為永昌守與哀牢夷得歲輸布貫頭衣領二鹽一斛以為常賦

務相氏 晉書廩君出武落丹穴名務相氏巴姓種類遂繁秦并為黔中郡薄賦之口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也

嚮風來享 東王

貴寶為贄 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也一見各以其貴寶為贄象胥諭言語也

鴻臚寺量訓 主客式諸蕃夷進獻若諸色無估價物鴻臚寺量之訓若也

武陵守加稅 後漢順帝時武陵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民增租請加稅虞詡云不可帝不從果叛白帖

增歲貢侏儒 唐書曰陽城為道州刺史州產侏儒歲貢朝廷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

短不知何者可貢自是罷

歲進鞍馬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時南京留守裕越休格請每歲諸節度使貢獻止進鞍馬許之

獻琴藥 又曰宋度宗咸淳二年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上蓋以瞽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之意令臺劾之以為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遠郡呂文德顧以巳官贖丞相罷遂爾得免

獻金鐶 唐書曰宇文士及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招之士及亦遣家僮間道走長安通謁勤且獻金環帝悅曰我甞與士及共事今以此獻是將來矣

巧索異珍 又曰唐敬宗驕僻不君杜元穎每欲中帝意以固幸乃巧索異珍獻之踵相躡於道

掊斂獻貢 又曰齊映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罷不以罷冀復進乃掊斂獻貢以中帝欲

無他獻 又曰明皇謂張說曰今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餼牽外無他獻我知其不市恩也

獨無

獻又曰李絳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問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羸哉若以為獻是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也帝乃悟

所獻賜將士

又曰藩鎮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覲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崔祐甫曰正己誠詐不如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旨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歛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正己慙服

停額外貢獻

續文獻通考曰明世宗嘉靖時張䍚請停額外貢獻曰皇上登極詔旨有額外進貢一切停止之言但恐各鎮守總兵等官不能仰體聖懷或託舊例以誤天聽或假謝恩以售己私如內織造所用紅花於所產之處稅糧內折收而寧夏鎮總衙門所貢紅花蓋不繫令甲之內特一時獻諛之徒創為此舉遂為厲階而所入之花播種耕耨看守採擇之

若不可勝言歲無豊凶例取登足往往督趣窮軍出錢賠補而又程途窩遠輸運艱難起役丁夫雇倩車馬以及指稱盤費打點使用尤為不貲朝廷之所得幾何而計其所耗固已百倍於所貢之數至於鎮總等官到任未幾輒有獻馬之舉名為謝恩此實先朝敝風昔皇祖却竹簟之進仁宗動色於黃驃貢胡之奏英宗拒海溥馬駝之進伏願陛下上繩祖武下憫人窮亟為停免凡不係有司額貢者並不許貢獻以擾軍民庶幾不失詔

旨之初意

瓊林大盈

唐書曰德宗播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獻稍至於是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陸贄諫乃撤其署

皇馬快船

續文獻通考曰明孝宗弘治十八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請革大槩曰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其南京并各處進貢方物尚未有皇馬快船之差至宣德正統年間或裝載薦新品物用船數多所過州縣動撥人夫千百名銀不下數十萬俱係下民膏脂

伏望將前項薦新如青梅蓮藕宣梨苔菜之類於中量免進奉省少船隻楊梅枇杷鰣魚北方不產者照舊進奉其餘若馬檜節簸之類止運竹木來京著落此處匠役編造仍敕南京兵部令後差撥馬快船隻務令滿船裝載不許多撥沿途擾人庶運民免擾害之弊上大喜從之

淡菜蛤蜊 唐書曰明州歲貢淡菜蛤蜊之屬孔戣以為自海抵京師道路役凡四十三萬人奏罷之

脂盝妝具 又曰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裕言士子敕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頋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疲人不斂怨則前敕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於道故德裕舉一以諷其他

罷龍團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敕天下産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為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為大小龍團上以重勞民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

却靳箄又靳州進箄太祖謂廷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好之失今進竹箄固為用物但無命來獻恐天下聞風爭進奇巧勞民傷財自茲始矣却之仍詔四方非朝廷所需者毋妄獻

原悅服　樂輸　望日來賓　以時入貢　九貢任土　百貨以時　誅求不已且歎無時　供給既難寧無虛月　歛化爰來人無遠邇　率職而入貢有等夷　闕貢楚不供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對曰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　宋不供宋義王不供職貢　是懼不供是懼　是徵寡人是徵　問罪貢或不供必先問罪　移過臨事有虧則思移過　既爽樂輸　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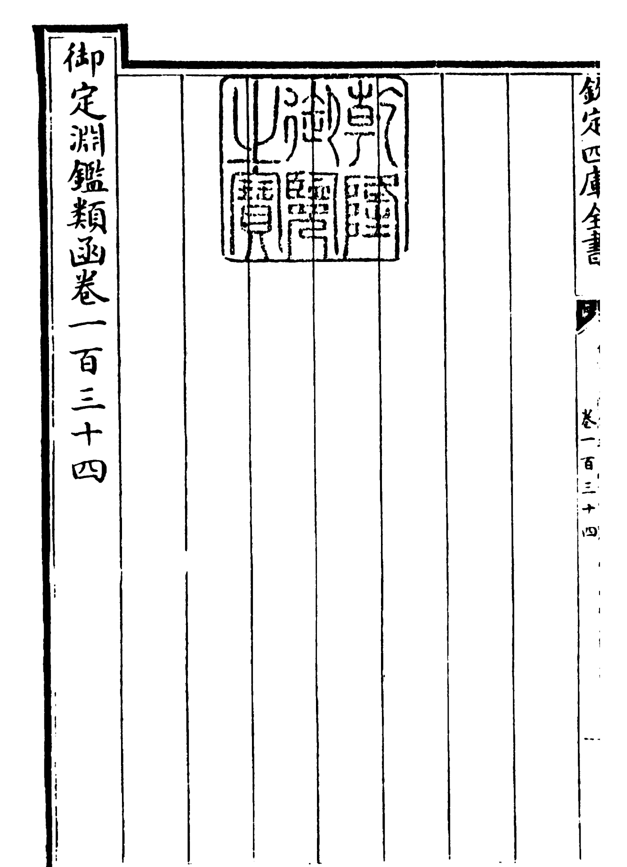
科惰職　先期不告　誰今當辜　未乖悅使　何悔樂輸　闕而為罪　無之實難　宜守命以供時　豈絕書而重月　慢官之後徒欲費辭　戒事之前何不申報　訴貢賦懼不給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貢之無極亡可待也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注承謂貢賦之次　永薄賦叔孫會於宋季武子使視邾滕言此比邾滕永薄賦也　苟非讐敵　敢不樂輸　請息薄言　宜寬厚斂　事必舉中　節宜奉上　訴永減而猶可請不供而謂何　子產爭承曰班輕重　叔孫將命

請視郗滕　雖家財將竭宜緩誅求　而國賦是資則難蠲免白帖

貢獻四

原詔梁沈約訓荆雍義士獻物者詔曰昔義舉之初人懷自竭輸賦謦產同致厥誠言念一槩思有所酬其雄荆郢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蠲報　唐中宗斷進獻奇巧制曰朕凝懷紫宙滌想丹闕考千古之澆淳稽百王之治亂蒿宮茅柱實興國之清猷玉席珠衣

乃危邦之弊化朕自承天纂運佩日披圖希齊鶩飲之
年願躡鶉居之代漢文提綈少小留心晉武焚裘生平
措意頃為皇符肇建寶曆初登眷彼王公多為進奉莫
不能歌令節蚑食芳辰椒花獻頌之時菊蕊浮觴之日
或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或剪翠裁紅飾三春之草
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鄽閈紛紜公私逼廹昇平欲濟
蠧害非輕言念於茲深無所謂即宜懲革勿至因循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四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三十四